



堂吉珂德

上

〔西班牙〕塞万提斯著



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

I 511.83/1
18/103

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

米盖尔·台·塞万提斯·萨阿维德拉

奇情异想的绅士

堂吉诃德·台·拉·曼却

第一部

杨 绛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
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

根据1952年马德里出版《西班牙古典丛
书》(Clásicos Castellanos) 中弗朗西斯戈·罗
德利盖斯·马林编注本 (edición y notas de
Francisco Rodríguez Marín) 第六版翻译。

堂吉珂德 (共两册)

Tangjikedé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720,000 开本85 × 116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32 $\frac{9}{16}$ 插页35

1978年3月北京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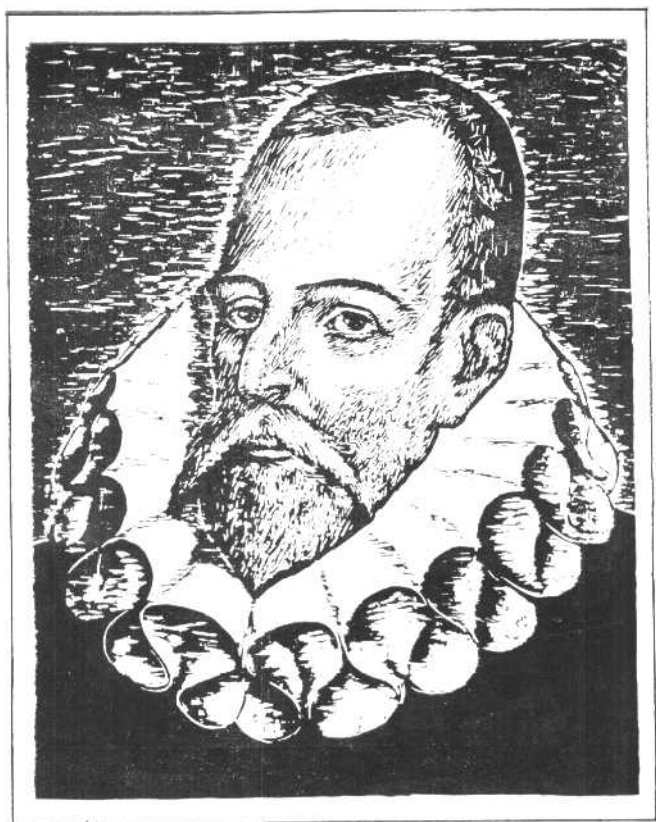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2月北京第2版

1991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

印数 48,901—88,900

ISBN 7-2-000412-1/I·413

定价 15.25 元



作者像

作者木刻像：顏仲作

校订本译者前言

我翻看已经三版的旧译《堂吉诃德》，发现毛病很多：有文句欠妥处，有辞意欠醒处，印刷错误之外，还有翻译的疏漏。我常想参照一个更新的原著版本，把旧译通体校订一遍。

我物色得胡安·包蒂斯塔·阿巴叶—阿塞 (Juan Bautista Avallé-Arce) 编注的《堂吉诃德》(1977年马德里版)，听说是权威性的新版本。阿巴叶—阿塞在他的《导言》第一节《版本》里，提出了版本问题上的一个新发现——英国新出了傅洛瑞斯 (R. M. Flores) 的一篇文章：《〈堂吉诃德〉第一部马德里第一、第二版的排字工人》(The Compositor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Madrid Editions of 《Don Quixote》, Part I) (1975年伦敦版)。傅洛瑞斯指出：1605年马德里出版的《堂吉诃德》第一部的第一版，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，但排字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、音符和缀字法，各按自己的习惯排印；原稿已失，同年马德里印行的第二版按第一版排印，共改易了三千九百二十八处。因此，阿巴叶—阿塞认为1605年马德里印行的《堂吉诃德》第一部，只有第一版可靠。他的编注本除了个别例外，严格按照第一版，只把古老的缀字法、音符、标点等加以现代化。第一版上有些极明显的错字、遗漏和排错的章目等，都保存原貌，只在注释里加以说明。

接着我又得到穆里留 (Luis Andrés Murillo) 编注的《堂吉

DJ 84/02

诃德》(1983年马德里版)。这是个更新的版本。穆里留在《前言》里也提到傅洛瑞斯的那篇论文,但他认为论文对于统一版本的缀字法很有价值,至于怎样修补第一版上那些明显的错误和脱漏,就没多大贡献。他的编注本主要依据两种旧版,其一就是我翻译时所根据的马林编注本。至于注释,他认为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,而考订的精博,没有人赶得上他。

我把这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对比着做了一番校勘,发现马林本也是依据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。他五次采用第二版的改易,都注出充分理由(如作者本人的修改)。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有一点较大的不同,那就是关于灰驴的事。据1605年《堂吉诃德》第一部的马德里第一版,桑丘的灰驴在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(译本上册209,210,214,216,224,262页)已丢失,却没有说明怎么丢的。直到四十六章(译本上册426页)才又提到灰驴,也未说明怎么又找到的。1605年马德里第二版上,作者在第二十三章里补上灰驴被窃数节(译本上册183页),又在第三十章里补上重获灰驴数节(译本上册275—276页)。可是作者补上灰驴被窃后,只改了随后“桑丘横坐驴背”一句(译本上册184页)和同一章里“桑丘照常骑驴跟随”一句(译本上册189页),此外另有几处桑丘骑在驴上,都没有改掉(参看译本上册184页注②,188页注①,201页注②),因此造成灰驴已失而桑丘仍复骑着灰驴的谬误。两种新版本保存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的原貌,只把作者添在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十章上的几节加在注里。但是《堂吉诃德》第二部第四章里批评《堂吉诃德》第一部时,明明说:“毛病是灰驴还没出现,作者却说桑丘骑着他的灰驴。”(译本下册33页)。按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,灰驴莫名其妙地丢失以后,直到灰驴莫名其妙地重又出现,桑丘一次也没有骑上他的灰驴。如

果不把作者的改笔添在正文里，作者在第二部里自认的毛病就没有根据了。马林本按 1605 年马德里第二版，补上作者本人的修改，而在注里说明他的疏失。我细细斟酌，觉得马林这样处理比较妥当。

阿巴叶—阿塞和穆利留不知是否受了那篇英国论文的影响，似乎太泥于 1605 年马德里第一版了。那第一版上，二十九章和三十章互换了章目，穆利留也未更正，只加注说明。阿巴叶—阿塞本倒是更正了。他还把那第一版上的 cubren 一字按第二版改为 criban(上册 218 页)，这大约就是他所谓“个别例外”。但是这个错字既然改得，其他明显的错误和脱漏，在充分的证据前，为什么不能修改呢？我这次重订，仍旧按照马林的编注本。

友人玛丽娅女士 (Señora María Peréz Ribes) 和王央乐同志分别赠我《堂吉诃德》的两个新版本，央乐同志还热心鼓励我完成这番彻底校订的工作，黄宝生同志曾为译本第一版仔细勘误，我谨向他们致衷心的感谢。

杨 绛

1985 年 10 月

译者序

《堂吉珂德》是国际声望最高、影响最大的西班牙文学巨制。可是作者米盖尔·台·塞万提斯·萨阿维德拉(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, 1547—1616)一辈子只是个伤残的军士、潦倒的文人。后世对他的生平,缺乏确切的资料。

他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,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加拉·台·艾那瑞斯城(Alcalá de Henares)。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日,只知道他受洗的日子是1547年10月9日。我们也不知道他早年在哪儿上学,只知道一位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教师胡安·洛贝斯·台·沃幼斯(Juan López de Hoyos)曾把他称为自己宠爱的学生。1569年,他随教皇派遣到西班牙的使者到了罗马;1570年投入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,充当一名小兵;1571年参加有名的雷邦多(Lepanto)战役,受了三处伤,左手从此残废;1572年伤愈仍旧当兵;1575年他回国途中,被阿尔及尔海盗俘虏,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,曾四次组织同伙基督徒逃亡,都没有成功,1580年才由西班牙三位一体会修士为他募化得五百艾斯古多,把他赎回西班牙。

塞万提斯回国一贫如洗,当兵已无前途,靠写作也难以维持生活,1582年曾谋求美洲的官职,也没有成功。1584年他娶了一位薄有资财的妻子。这位妻子居住托雷多,塞万提斯经常为衣食奔走,只能偶尔到托雷多去和妻子团聚。他去世时妻子还活着。

1587年，塞万提斯得到一个差使，为“无敌舰队”在安达路西亚境内当采购员，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城镇各行各业的人，但事情不好办，报酬又菲薄。1590年，他再次谋求美洲的官职，申请没受到答理。1594年他当了格拉那达境内的收税员。由于工作不顺利，再加无妄之灾，他曾几度入狱；据说《堂吉诃德》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动笔的。

1605年，塞万提斯五十八岁，《堂吉诃德》第一部出版，深受读者欢迎。1614年，这本书的第二部才写到五十九章，他忽见别人写的《堂吉诃德》续篇出版，就赶紧写完自己的第二部，于1615年出版。这部小说虽然享有盛名，作者并没有获得实惠，依然是个穷文人，在高雅的文坛上，也没有博得地位。他患水肿病，1616年4月23日去世，葬在三位一体修道院的墓园里，但没人知道确切的墓址。

塞万提斯的作品除《堂吉诃德》外，还有牧歌体传奇《加拉泰》(Galatea)第一部(1585)；剧本如《努曼西亚》(Numancia, 1584)，《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》(Ocho Comedias y ocho entremeses nuevos nunca representados, 1615)；短篇小说集《模范故事》(Novelas ejemplares, 1613)；长诗《巴拿索神山瞻礼记》(Viaje de Parnaso, 1614)；和他身后出版的长篇小说《贝爾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》(Persiles y Sigismunda, 1617)等。

《堂吉诃德》是举世闻名的杰作，没读过这部小说的，往往也知道小说里的堂吉诃德。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，骑着一匹瘦马，带着一个侍从，自十七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世界。据作者塞万提斯的戏语，他当初曾想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来，因没有路费而作罢论^①。可是中国虽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遥远，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却并不陌生，许多人都知道；

不但知道,还时常称道;不但称道堂吉诃德本人,还称道他那一类的人。因为堂吉诃德已经成为典型人物,他是西洋文学创作里和哈姆雷特、浮士德等并称的杰出典型②。

但堂吉诃德究竟是怎样的人,并不是大家都熟悉,更不是大家都了解。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,各个时代、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。堂吉诃德初出世,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。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,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,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,不完全。单就海涅一个人而论,他就说,他每隔五年读一遍《堂吉诃德》,印象每次不同③。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,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偏向。堂吉诃德累积了历代读者对他的见解,性格愈加复杂了。我们要认识他的全貌,得认识他的各种面貌。

读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诃德,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。《堂吉诃德》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,最欣赏这部小说的是少年和青年人。据记载,西班牙斐利普三世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,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《堂吉诃德》,不然一定是个疯子。果然那学生是在读《堂吉诃德》④。但当时文坛上只把这

① 《堂吉诃德》第二部献辞里的戏语。详见译本下册1—2页及2页注①。(本书的译本上册和下册,以下简称上册和下册)。

② 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评家艾米尔·蒙泰居(Émile Montégut)在他的《文学典型和美学幻想》(Types littéraires et fantaisies esthétiques)(1833)里,把堂吉诃德、哈姆雷特、少年维特、维尔海姆·麦斯特(Wilhelm Meister)四个角色称为合乎美学标准的四种典型;屠格涅夫在他的《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》(1860)里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作为两个对立的典型。

③ 《精印〈堂吉诃德〉引言》(1873)——见《文学研究集刊》第二册165页。

④ 保尔·阿萨(Paul Hazard)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诃德〉》(Don Quichotte de Cervantes),梅岳泰(Mellottée)版37页。

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，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^①。十七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 (Tomás Tomayo de Vargas) 说：“塞万提斯不学无术，不过倒是个才子，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。”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家，“不学无术”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^②。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《堂吉诃德》是怎样理解的。

《堂吉诃德》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^③，英国早期的读者也把堂吉诃德看作可笑的疯子。艾狄生把《堂吉诃德》和勃特勒 (Samuel Butler) 的《胡迪布拉斯》(Hudibras) 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^④，谭波尔 (William Temple) 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，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，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^⑤。散文家斯蒂尔 (Richard Steele)、小说家笛福、诗

① 沃茨 (H. E. Watts) 《塞万提斯的生平 and 著作》(Life and Writings of Miguel de Cervantes), 沃尔特·司各特 (Walter Scott) 版 167 页。

② 保尔·阿萨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诃德〉》，159—160 页。沃茨《塞万提斯的生平 and 著作》90 页。

③ 英国最早把《堂吉诃德》作为经典作品。1612 年，英国出版了谢尔登 (Thomas Shelton) 的英译本，这是《堂吉诃德》的第一部翻译本，1738 年出版家汤生 (Jacob Tonson) 印行了最早的原文精装本；1781 年，英国出版了博尔 (John Bowle) 的注译本，这是最早的《堂吉诃德》注译本。——见费茨莫里斯·凯利 (James Fitzmaurice-Kelly) 《塞万提斯在英国》(Cervantes in England) 17 页。

④ 《旁观者》(Spectator) 二四九期，《每人丛书》版二册 299 页。夏夫茨伯利 (Shaftesbury) 也把《堂吉诃德》看作夸张的讽刺，见《论特性》(Characteristics)，罗伯生 (J. M. Robertson) 编注本第二册 313 页。

⑤ 谭波尔《论古今学术》(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) ——斯宾冈 (J. E. Spingarn) 编《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》(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) 第三册 71 页。

人拜伦等对塞万提斯都有同样的指责^①。

英国小说家斐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。堂吉诃德是疯子么？斐尔丁在《咖啡店里的政治家》(The Coffee-House Politician)那个剧本里说，世人多半是疯子，他们和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。斐尔丁在《堂吉诃德在英国》那个剧本里，表示世人比堂吉诃德还疯得利害。戏里的堂吉诃德对桑丘说：“桑丘，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，我还疯得不够，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。”^②这里，堂吉诃德不是讽刺的对象，却成了一个讽刺者。斐尔丁接着在他的小说《约瑟·安德鲁斯》(Joseph Andrews)里创造了一个亚当斯牧师。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，瞧不见目前的现实世界，于是干了不少傻事，受到种种欺负。斐尔丁自称他这部小说模仿塞万提斯，英国文坛上也一向把亚当斯牧师称为“堂吉诃德型”。英国文学作品里以后又出现许多亚当斯牧师一类的“堂吉诃德型”人物，如斯特恩创造的托贝叔叔，狄更斯创造的匹克威克先生，萨克雷创造的牛背上校等。这类“堂吉诃德型”的人物虽然可笑，同时又叫人同情敬爱。他们体现了英国人对堂吉诃德的理解。约翰生说：“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，又怜他。我们可怜他的时候，会想到自己的失望；我们笑他的时候，自己心上明白，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。”^③可笑而又可爱的傻子是堂吉诃德的另一种面貌。

法国作家没有象英国作家那样把堂吉诃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学里，只是翻译者把这位西班牙骑士改装成法国绅士，引进了法

① 详见《译者序》④页注⑤所引书 307 页注释。

② 泰甫(Stuart Tave)《可笑可爱的人》(The Amiable Humorist) 156, 157 页引。

③ 《漫步者》(Rambler)第二期,《每人丛书》版第 7 页。

国社会。《堂吉珂德》的法文译者圣马丁(Filleau de Saint-Martin)批评最早的《堂吉珂德》法文译本^①一字字紧扣原文,太忠实,也太呆板;所以他自己的译文不求忠实,只求适合法国的文化和风尚^②。弗洛利安(Jean-Pierre Claris de Florian)的译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国人的喜好,不惜牺牲原文。他嫌《堂吉珂德》的西班牙气味太重,因此把他认为生硬的地方化为软熟,不合法国人口味的都改掉,简略了重复的片段,删削了枝蔓的情节。他的译本很简短,叙事轻快,文笔干净利落。他以为《堂吉珂德》虽然逗笑,仍然有他的哲学;作者一方面取笑无益的偏见,对有益的道德却非常尊重;堂吉珂德的言论只要不牵涉到骑士道,都从理性出发,教人爱好道德,堂吉珂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而带上偏执。他说读者对这点向从来没有充分理解,他翻译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这一个道理^③。可以设想,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珂德是一位有理性、讲道德的法国绅士。以上两种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本早已被人遗忘,可是经译者改装的堂吉珂德在欧洲当时很受欢迎,1682年的德文译本就是圣马丁的法文译本转译的。

英国诗人蒲柏也注意到堂吉珂德有理性、讲道德的方面。他首先看到堂吉珂德那副严肃的神情^④,并且说他是“最讲道

① 最早的《堂吉珂德》法文本,第一部由乌丹(César Oudin)翻译,1614年出版;第二部由洛赛(F. de Rosset)翻译,1618年出版。

② 保尔·阿萨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珂德〉》337页。

③ 保尔·阿萨《塞万提斯的〈堂吉珂德〉》339—340页。勒萨日(A. R. Lesage)翻译假名阿维利亚内达(Avellaneda)恶意歪曲《堂吉珂德》的《堂吉珂德续集》,也把原文任意增删修改。阿维利亚内达的续集受尽唾骂,勒萨日的译本却有人称赏,因为和原文面貌大不相同。

④ 《笨伯咏》(Dunciad)卷一,21行。

德、最有理性的疯子，我们虽然笑他，也敬他爱他，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，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”^①。寇尔列支说，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、没有辨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；桑丘恰相反，他象征没有理性、没有想象的常识；两人合在一起，就是完整的智慧^②。他又说，堂吉诃德的感觉并没有错乱，不过他的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，感觉所证明的结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，他就把自己的感觉撇开不顾^③。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、他的理性和想象力。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：他是严肃的道德家，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，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^④。

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，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。据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，堂吉诃德情愿牺牲自己，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，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。这类的见解，各国都有例子。英国十九世纪批评家海兹利特(William Hazlitt)认为《堂吉诃德》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、伟大的思想感情，叫人失笑，又叫人下泪^⑤。按照兰姆(Charles Lamb)的意见，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

① 舍本(George Sherburn)编《蒲柏书信集》(Correspondence)第四册203页。

② 《论文与演说选》，《每人丛书》版251页。

③ 艾许(T. Ashe)编《谈话录》(Table Talk)，1794年版179页。

④ 法国近代小说家法朗士(Anatole France)也把堂吉诃德看作一个值得敬佩的人。他说：“我们每人心里都有一个堂吉诃德，一个桑丘·潘沙；我们听从的是桑丘，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。”——见《西尔维斯特·博纳的罪行》(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)，加尔曼-雷维(Calmann-Lévy)版150页。

⑤ 《论英国小说家》(On the English Novelists)，郝欧(P. P. Howe)编《海兹利特全集》，第六册108页。

是眼泪，不是笑^①。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。他在《唐璜》(Don Juan)里论到堂吉诃德，大致意思说：他也愿意去锄除强暴——或者阻止罪恶，可是塞万提斯这部真实的故事叫人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；堂吉诃德一心追求正义，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疯子，落得狼狈不堪，这个故事之可笑正显示了世事之可悲可叹，所以《堂吉诃德》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；要去伸雪冤屈，救助苦难的人，独力反抗强权的阵营，要从外国统治下解放无告的人民——唉，这些崇高的志愿不过是可笑梦想罢了^②。法国夏都布里昂说，他只能用伤感的情绪去解释塞万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种残忍的笑^③。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，一心追求恋爱的美梦，她和堂吉诃德一样，要教书本里的理想成为现实，有些评论家就把她称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^④。德国批评家弗利德利许·希雷格尔(Friedrich Schlegel)把堂吉诃德所表现的精神称为“悲剧性的荒谬”(Tollheit)或“悲剧性的傻气”(Dummheit)^⑤。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：“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，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，可怜他的手脚

① 《现代艺术创作的缺乏想象力》，鲁加斯(E. V. Lucas)编《兰姆全集》第二册233页。

② 第十三章，八、九、十节——斯蒂芬(T. G. Steffan)普拉德(W. W. Pratt)集注本，第三册363页。

③ 《身后回忆录》(Mémoires d'Outre-Tombe)第一部第五卷，比瑞(Biré)编注本，第一册259—260页。

④ 雷文(H. Levin)《文学批评的联系》(Contexts of Criticism)，1958年哈佛大学版96页。雷内·吉哈(René Girard)《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》(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)1961年版13—14，17—18，25—26页。

⑤ 艾契纳(Hans Eichner)编希雷格尔手稿《文学笔记》二〇五〇条，202—203页。

以至脊背都擦痛了，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。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。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，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，而且只凭一匹弩马，一副破盔甲，一个瘦弱残躯，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。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，象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，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……”但是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，决不放弃理想。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，对他震惊倾倒^①。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。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，他坚决相信，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，还有永恒的、普遍的、不变的东西；这些东西须一片志诚地努力争取，方才能够获得。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，不辞艰苦，不惜牺牲性命。在他，人生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，无非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活着是为别人，为自己的弟兄，为了铲除邪恶，为了反抗魔法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。只为他坚信一个主义，一片热情地愿意为这个主义尽忠，人家就把他当作疯子，觉得他可笑^②。十九世纪读者心目中那个可笑可悲的堂吉诃德，是他的又一种面貌。

以上只是从手边很有限的材料里，略举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世纪以来对于堂吉诃德的一些代表性的见解。究竟哪一种面貌，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？还是堂吉诃德一身兼有各种面貌，每种面貌不过表现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呢？我们且撇开成见，直接从《堂吉诃德》里来认认堂吉诃德。

堂吉诃德是个没落的小贵族或绅土地主(hidalgo)，因看骑士小说入迷，自命为游侠骑士，要遍游世界去除强扶弱，维护

① 《文学研究集刊》第二册，166、163—165页。

② 《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》——《文艺理论译丛》1958年第三期107,108,109页。

正义和公道，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。他单枪匹马，带了侍从桑丘，出门冒险，但受尽挫折，一事无成，回乡郁郁而死。

据作者一再声明，他写这部小说，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。其实，作品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，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谈。而且小说作者的声明，象小说里的故事一样，未可全信。但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，开始确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；作者确是用夸张滑稽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。他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对比取笑。骑士小说里的英雄武力超人，战无不胜。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儿，每战必败，除非对方措手不及。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。堂吉诃德按方炮制了神油，喝下却呕吐得搜肠倒胃。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骏的坐骑、坚固的盔甲。堂吉诃德的骠骑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，而他那套霉烂的盔甲，还是拼凑充数的。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。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是一位象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；堂吉诃德却又说她尊贵无比、娇美无双。那位姑娘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，堂吉诃德却摹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，为她忧伤憔悴，饿着肚子终夜叹气。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，或因意中人干了丑事，气得发疯；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，硬要摹仿着发疯。他尽管苦恼得作诗为杜尔西内娅“哭哭啼啼”，他和他的情诗都只成了笑柄。

但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。《堂吉诃德》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。单纯的闹剧角色，不能充当代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，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。塞万提斯当初只打算写一个短短的讽刺故事^①。他延长了故事，加添了

^① 参看上册 63 页注^②，242 页末一句。